

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老家土地贫瘠，好在可以“靠海吃海”。家乡的滩涂上银光闪烁，松软的淤泥上布满细密的小孔，轻轻一挖，便能发现藏在底下的鸭嘴蛤。它因贝壳酷似鸭嘴而得名，银灰色的外壳又薄又脆，在阳光下透亮诱人。

老家有句跟鸭嘴蛤有关的俗语，让我印象深刻。那天，听闻老宅旁石埕有人表演魔术，我和小伙伴阿炮跑去凑热闹。我模仿《穆桂英挂帅》里的武旦，腰插竹竿当旗帜奔跑，结果摔倒，门牙剧痛，鲜血直流。我满嘴是血，跌跌撞撞地跑回家。

父亲见我受伤，满腹心疼，急忙查看伤势、清理伤口。他眉头紧皱说：“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我早说过别跟调皮的阿炮



老赵的修车摊，宛如一枚温润的琥珀，静静地凝在小区的一角。阳光如瀑布般倾泻而下，映照着他前熙熙攘攘的人群，那些身影仿佛浮动在金色尘埃中的幻影。此刻，老赵正在一辆歪倒的单车旁，他那黝黑的手指沾着油污，如同指挥家般娴熟而灵动：拆解车轮、探查内胎、补胶、充气……一系列动作顺畅自然。他偶尔抬起袖子擦擦汗，额头上便留下一道油亮的印记，恰似一枚未经修饰的勋章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我静静地站在旁边看着，心中不禁感叹，这双手仿佛沾染了某种明亮的尘世光辉，散发着别样的魅力。

回溯往昔，年轻时的老赵，也曾凭借这双手，为自己牵起了一段美好的姻缘。那夜，雨水如决堤的洪流般倾泻而下，幼儿园老师陈芳被困在路边，她的自行车无助地倒在地上，轮胎瘪瘪的，仿佛在诉说着无奈。老赵的修车铺原本已准备关门，但看到她在雨中惊慌失措的模样，他还是点亮了灯。他俯下身去，专注地修理着自行车，雨水顺着他侧脸滑落，滴落在地上，溅起小小的水花。陈芳为他撑起伞，在那狭小的伞下空间里，她看见他撩起衣襟擦脸，无意间展露出青春健实的腰腹线条，陈芳的脸颊在暗影中浮起一抹红晕。当车轮终于重新转动起来时，感激之情在陈芳心中悄然萌发，如同春天的种子，在温暖的土壤里生根发芽。最终，这份情愫如藤蔓般蔓延生长，连接了两颗年轻的心。这双沾满油污的手，也成为牵引姻缘的金线，编织出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。

后来，又是这双善于修补的手，为老赵推开了一扇财富之门。一日，一位操着浙江口音的司机，载着满车的玉米与西红柿，焦灼地停在附近。那些蔬菜如同迟暮美人，正无可挽回地加速衰败，司机心急如焚，却又无可奈何。老赵刚巧经过，看到这一幕，立刻想到了城里人对新鲜土产的渴望。他二话不说，亲自带路，领着货车驶向喧闹的批发市场深处。他甚至直接撸起袖子，帮忙卸货、摆摊。烈日当空，



父亲的扁担

李福辉

扁担，一米八
身高，一米六八
木质、光滑、坚实、石褐色
是父亲一辈子的宝贝
用了一辈子，爱了一辈子
也痛了一辈子，就像爱他的七个孩子一样

过往的日子里，父亲用它
挑水、挑谷子、挑木柴、挑青菜……
挑红了朝霞，一朵又一朵
挑弯了月牙，一枚又一枚

全家的生计和希望，都压在你肩上的扁担，压弯了家乡的小径一条条岁月，在你肩上越挑越瘦瘦成了你的扁担模样后来，弯了又弯弯成了坟墓的形状

父亲走了十八年，扁担孤单了十八秋
立身时听风，卧倒时泣雨

夕阳恍惚，家乡山径上
一个扁担的身子，在眼前晃荡，晃荡……

一弯扁担
一段岁月的缩影
一段乡村生活的烙印

鸭嘴蛤里的父爱

乱跑，这下吃苦头了吧。就像那句俗语‘鸭嘴蛤要趁头大眼蚶去颠’，你跟在他后面，只有吃亏的份。”

当时我阅历尚浅，觉得这俗语刺耳，也不懂其中的哲理，但对鸭嘴蛤记忆深刻。那时家里经济不宽裕，鸭嘴蛤价廉物美，成了餐桌常客。父亲做鸭嘴蛤的手艺也堪称一绝。他会先把新鲜的鸭嘴蛤放进清水中，撒盐让它们吐尽泥沙，再清洗外壳，沥干备用。

我最爱父亲做的清蒸鸭嘴蛤。他把处理好的鸭嘴蛤整齐地码放在盘里，再撒上葱花、姜丝，淋上老酒、酱油，滴几滴花生油，大火蒸几分钟。蒸汽升腾，厨房弥漫着鸭嘴蛤的鲜香。出锅后，鸭嘴蛤的壳微微张开，露出鲜嫩的蛤肉，白里透粉。

轻轻咬一口，蛤肉鲜嫩多汁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父亲还会做鸭嘴蛤豆腐汤。他把豆腐切块，加水煮至微微沸腾，再加入鸭嘴蛤。随着水温升高，鸭嘴蛤壳一个个打开，汤汁变得乳白浓郁。撒上五味粉和香菜，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就做好了。喝上一口，鲜香醇厚，豆腐的嫩滑与鸭嘴蛤的鲜美完美融合，温暖了整个胃。

当然，鸭嘴蛤最经典的吃法是腌制。父亲把鸭嘴蛤洗净沥干，用粗盐腌制。缺肉少菜时，不管是配稀饭还是地瓜粥，都非常下饭。腌制后的鸭嘴蛤咸香适口，为贫寒之家的餐桌增添了一抹亮色。

时光飞逝，我已步入中年。回望过往，父亲当年的教诲犹在耳畔，鸭嘴蛤的

修车师傅老赵



汗珠如断了线的珠子般砸在鲜红的西红柿上，也砸开了陌生司机紧锁的眉头。一天下来，满车货物奇迹般售罄。司机紧紧握住老赵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兄弟，你救了我的急，以后跑这条线，有货我头一个给你送！”从此，这条浙江至泉州的流通血脉，便成了老赵源源不断的财富源头。这双手，不仅修补了车轮，更在无形中为自己铺就了一条通向富足的金光大道。

岁月流转，老赵的财富已累积如山。别墅在绿荫深处静立，宛如一座豪华的城堡；他甚至买下过劈波斩浪的大船，在海洋中畅游。当夕阳西沉，他独自坐于庭院中时，四周的寂静却如潮水般淹没了他。那华丽的别墅，看似美好，却显得空洞、冰

冷。一日，他偶然听见邻居们抱怨修车无门，车轮故障耽误了行程。那瞬间，他眼中熄灭已久的火光骤然复燃，仿佛沉睡的琴弦被重新拨动，奏响了生命的旋律。他翻出蒙尘的工具箱，如同老战士郑重地擦拭着佩剑——扳手、钳子、锉刀，这些被遗忘的老伙计重新在阳光下闪烁出光芒。

储藏室又亮起了灯，老赵重操旧业，分文不取。最初，人们带着好奇与疑虑前来，然而，老赵那双沾满油污的手，依然精准如昔。故障自行车经他抚弄，便神奇地恢复活力，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。人们传颂着：“老赵的手，是点铁成金的手！”他听着，只是憨厚地笑笑，额上深刻的皱纹里仿佛盛满了阳光，他说：“闲着也是闲

着，手痒，心也慌。帮上点忙，夜里倒睡得踏实。”

午后，老赵摊前的人流渐渐散去。他收拾着工具，动作舒缓而满足，仿佛在享受着这份宁静与充实。此时，一个孩子推着辆小自行车怯生生地靠近，前轮轴承已锈涩难转，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响。老赵的眼睛立刻漾出笑意，他亲切地说：“来来，小家伙，爷爷给你弄好！”他再次熟练地俯下身去，专注地修理着自行车。

老赵的双手，抚平了车轮的伤痕，也抚平了光阴流转带来的沟壑。财富终可营建华屋广厦，但只有那双沾满油污的手，在补好轮胎、拧紧螺丝的平凡时刻，才真正擦亮了生命深处那枚不灭的印记。

刘永宗

曾剑青



寻常路

黄仲远

黄万里的人生，若细细说来，在新溪村也算个传奇。黄万里上初中的时候经常逃课、打架斗殴，初中没读完就去打工。出校门的第一份工作，他进了电子厂。工厂的流水线像一条永不停歇的传送带，每个人只负责一个小工序，拧螺丝、贴标签、装零件。黄万里站在工位上，一整天重复同一个动作，下班后手指僵硬得几乎伸不直。厂里包吃住，八人一间宿舍，夏天闷热，冬天漏风。工友们有的打牌，有的玩手机，有的抱怨工资低。黄万里不参与，他躺在床上看一本从旧书摊买的《穷爸爸富爸爸》。书里说，穷人为钱工作，富人让钱为自己工作。他似懂非懂，但记住了“钱不能光靠死攒，得让它生钱”他开始买基金，虽然不懂K线图，但知道“低买高卖”的道理。每月发工资，他都会存一部分，剩下的投到基金中。几年下来，黄万里竟也赚了些钱。

后来，他去亲戚在深圳开的一家纺织厂跑业务。干了一段时间，他认为男人还是要学一门技术，便去学了叉车。黄万里在泉州市区考了本证书，就在晋江的物流仓库开叉车。仓库很大，铁皮屋顶在夏天烫得像煎锅，冬天又冷得像冰窖。黄万里穿着蓝色工装，坐在叉车的驾驶座上，把一箱箱货物从货车挪到货架，再从货架挪到另一辆货车。工头教他，叉车的叉子要对准，抬起来要稳，放下要去轻。他学得快，第三天就能独立操作。工友们大多是和他一样的半大孩子，或四五十岁的老汉。大家中午蹲在仓库门口吃饭，铝饭盒里装着家里带的咸菜和馒头，偶尔有片肥肉，算是改善伙食。有人抱怨累，黄万里不吭声，只是低头扒饭。他想，累就累吧，总比闲着强。干了两年，他存下几万块钱。

后来，黄万里发现一个辞职的同事在卖烧烤，做得还不错，便也跟着摆弄起烧烤架。烟熏火燎中，一串串肉在手中翻转，油脂滴在炭上，发出“滋滋”的响声。夜市灯火通明，油烟弥漫，食客们吆五喝六。他独自一人串肉、扇火、翻烤，炭火熏得他眼睛发红，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。别人经常说，烧烤这行，挣的是辛苦钱，但比工厂自由。自由吗？他倒没觉得。半夜两点收摊，腰酸背痛，手上全是烫出来的疤，可钱确实比开叉车多。卖烧烤后，他也学会了看人——哪些是常客，哪些是来找碴的，哪些人该多送两串，哪些人得防着赖账。

三十岁那年，黄万里买了辆新能源车二手车，跑起了网约车。开网约车比卖烧烤轻松，比工厂自由，赚得也不少。他开车稳当，从不绕路，乘客落下东西，他必想方设法归还。渐渐地，他的评分越来越高，生意也愈发好了。有一天，他接到一个女乘客，戴着眼镜，抱着一摞书。她问：“师傅，您开车多久了？”黄万里说：“三年。”女乘客笑了笑：“那您一定知道县城所有小路。”他点点头。

后来，这个女乘客经常叫他的车。她叫李静，是重点大学毕业的，在一家饮料厂做工程师。再后来，她成了他的妻子。“一个小学毕业的网约车司机，怎么配得上我们家闺女？”李静的父母起初不同意。可李静说：“他实在，靠得住。”黄万里没说什么，只是每次去她家都带些水果，帮忙修水管、换灯泡。慢慢地，老人态度软化了。结婚那天，李静的父亲拍了拍他的肩，说：“好好待她。”婚后，他们生了一儿一女。黄万里依旧开滴滴，李静继续做工程师，还成为中层管理干部。他记账，她核对；她看书，他泡茶。日子像一条平缓的河，静静流淌。

有人问黄万里：“你后悔没多读书吗？”他想了想说：“后悔过，但路是自己走的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”他没成为大富大贵的人，但也没饿着。他没读过多少书，但让孩子好好读书。他没干过惊天动地的事，但养活了全家，还娶了个大学生媳妇。这世上，有人走金光大道，有人爬泥泞小路。黄万里走的是最普通的那条——不辉煌，但踏实；不惊艳，但安稳。是他自己走出来的，虽不平坦，却也通往幸福。

人生百态，本就没有标准答案。

旧书与人生

苏丽梅



十几年前，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《被风吹走的夏天》。彼时，我对出版行业一无所知，拿到出版社寄来的几十本样书时，欣喜若狂，迫不及待地将它们赠予亲朋好友。当时也给自己留了几本，但后来这些书却一本一本地从我手中溜走——或送给久未见的朋友，或是某种场合的需要，直至最后，书架上仅剩孤零零的一本。

后来，因为某个场合需要，最后一本样书也被我拿了出去。当我站在书柜前，目光扫过整齐排列的各类书籍，却唯独不见那本承载着我不文学梦想的作品时，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难以名状的失落。一位文友得知此事后建议：“不妨上网找找看？”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在几个购书网站搜索了一番，最终在一个旧书网发现了它的踪迹——标注为“九成新”，售价仅6元，加上12

元运费，总共18元。我没有多想，立即下单购买了这本“自己写的书”。

等待快递的日子里，我的心情复杂。一方面期待重逢的喜悦，一方面又担心这本“九成新”的旧书会是什么模样。当快递送达，我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，却在取出书本的瞬间愣住了——封面布满污渍，书页边缘爬满触目惊心的霉斑，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霉味。站在一旁的先生见状，立刻让我把书拿到阳台暴晒，同时递来酒精让我消毒。我一边喷洒酒精，一边忍不住抱怨：“虽然是旧书网，心里也早做好思想准备，但这哪是‘九成新’？恐怕只有‘一层新’了，这样的书也敢卖，真是太不负责任了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将这段啼笑皆非的经历分享到朋友圈，没想到引发了一场小小的“围观”。有人调侃说“这是被风吹